

数字社会资本视角下智慧养老平台促进老年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机制研究

唐雯雯

浙江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6日

摘 要

在数字化转型与人口流动叠加背景下, 老年流动人口在迁入地面临关系网络断裂、服务信息不对称、社区参与不足与数字鸿沟叠加等融入困境。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 引入“数字社会资本”概念, 将其理解为老年流动人口在智慧养老平台及相关数字场景中, 通过信息连接、互动参与和信任积累所形成的可调用社会资源网络。研究认为, 智慧养老平台并非单纯的养老服务供给工具, 而是连接信息、服务、关系与信任的社会技术系统。其通过信息整合提供连接入口, 通过线上线下互动拓展弱关系网络, 通过制度化服务与持续交往生成系统信任, 进而提升老年流动人口的资源可及性、社会参与度和社区归属感。同时, 平台赋能仍受数字鸿沟、平台依赖、适老化不足和线下服务承接能力制约。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从数字社会资本视角拓展了老年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研究的解释路径。

关键词

智慧养老平台, 数字社会资本, 老年流动人口, 社区融入

A Mechanism Study of Smart Elderly Care Platforms Promoting the Community Integration of Older 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Social Capital

Wenwen Tang

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ne 9, 2026; accepted: October 1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6, 2026

文章引用: 唐雯雯. 数字社会资本视角下智慧养老平台促进老年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机制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273-280. DOI: 10.12677/ar.2026.1310754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older migrants face multiple barriers to community integration in their places of destination, including the rupture of social networks, asymmetry in service information, insuffici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overlapping effects of the digital divide.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social capital,” which refers to the accessible social resource networks formed by older migrants through information connection,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accumulation within smart elderly care platforms and related digital contexts. The study argues that smart elderly care platforms are not merely tools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 provision, but socio-technical systems that connect information, services, relationships, and trust. By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hese platforms provide entry points for connection; by linking online and offline interactions, they expand weak-tie networks; and by institutionalized services and sustained interactions, they generate system trust. In this way, they enhance older migrants’ access to resource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ense of community belonging. Meanwhile, platform empowerment is still constrained by the digital divide, platform dependence, insufficient age-friendly design, and limited offline service support.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extending the explanatory approach to community integration among older 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social capital.

Keywords

Smart Elderly Care Platform, Digital Social Capital, Older Migrants, Community Integ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与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的叠加,老年流动人口(或称“随迁老人”、“老漂族”)的规模日益庞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显示,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约3.76亿人),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15439万人,增长69.73% [1]。另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同年老年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327万人 [2]。与寻求经济机会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不同,老年群体的流动多以照顾孙辈、家庭团聚或异地养老为目的。当他们从熟人社会进入高度异质、陌生人化的城市社区时,其核心困境转化为迁移过程中因原有基于血缘与地缘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断裂,导致其陷入“社会资本流失”乃至“社会资本真空”的状态 [3]。

社会资本理论为理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基础性的分析框架。然而,无论是布迪厄强调的关系网络资源,还是帕特南强调的信任与规范,其生成与存续机制主要建立在线下的、反复接触的熟人社会基础之上。对于迁移后关系断裂与重建,尤其是在数字媒介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新情境下,传统理论的“连接-积累”模式已显不足。

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老年人获取信息、建立联系和参与社区生活的方式,也带来了新的视角。如智慧养老平台也可能成为老年流动人口重建关系网络、获取支持资源和社区归属感的数字中介。结合国家关于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政策表述及既有智慧养老研究,本文将“智慧养老平台”界定为:依托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终端等数字技术，整合居家、社区与机构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信息获取、服务预约、健康管理、助餐助医、紧急救援、活动参与和服务反馈等功能的综合性数字服务系统。以上海市为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为例，通过整合养老政策、服务地图、养老顾问、助餐服务和机构查询等功能，该平台为老年人获取社区养老资源提供数字入口。由此可见，智慧养老平台的意义不只是服务线上化，而在于通过信息整合、资源链接和服务协同重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基于此，本文采取理论建构与文献综合的研究路径，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既有研究如何理解老年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社会资本和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第二，老年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社区面临哪些具体融入困境；第三，智慧养老平台如何通过连接、互动和信任机制促进其数字社会资本生成，并进一步推动社区融入？

2. 研究现状

既有文献围绕老年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社会资本与智慧养老平台等已形成较为丰富的讨论，但不同议题之间仍有进一步贯通的空间。总体来看，研究脉络大致经历了从“融入困境描述”到“关系资源解释”，再到“数字技术介入机制”的推进。

第一，关于老年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研究，已有成果主要从社会交往、公共服务获得、心理适应和身份认同等维度展开。李雨潼指出，老年流动人口在迁入地面临社会交往不足、公共服务可及性受限和心理认同偏弱等多重影响[3]。陈圣光等对流动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的梳理也表明，相关议题已由孤独感、适应压力等个体困境，逐渐扩展到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和干预策略等层面[4]。上述研究说明，老年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关键不只是“是否生活在社区”，而是其能否在迁入地获得稳定支持、形成持续交往并建立归属感。

第二，社会资本理论为理解上述融入问题提供了重要解释框架。布迪厄[5]强调社会资本是嵌入关系网络中的实际或潜在资源，帕特南[6]则突出信任、规范和网络对合作行动的促进作用。将这一理论置于老年流动人口情境中可以发现，迁移导致的不只是空间位置变化，更是可调用关系资源的削弱。进一步看，数字社会资本研究拓展了传统社会资本的生成场景。Ellison 等[7]关于社交网络网站的研究表明，线上连接有助于维系潜在关系并扩展桥接型社会资本；Choi 与 DiNitto [8]、Neves 等[9]关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研究也提示，数字技术能否转化为社会资本，受到健康状况、教育水平、既有关系资源和数字技能的共同影响。Grotto 与 Buja [10]的系统综述进一步提醒，数字技术使用与老年人社会资本之间虽存在相关性，但这种关系并非自动发生，还需要具体机制和情境条件加以解释。

第三，数字融入和智慧养老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现实场景。杜鹏、汪斌[11]从社会参与角度分析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说明数字接入只有转化为参与机会和关系维系，才可能改善老年人福祉。姜山等[12]进一步将数字融入、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心理健康联系起来，提示数字技术对老年人的影响往往通过社会关系和支持网络发挥作用。刘涛等[13]和 Jing 等[14]的研究也表明，互联网使用类型、持续使用经验和结构性社会资本会影响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结果。同时，高鹏等[15]人的研究表明，智慧养老平台能通过需求识别、资源匹配和评价反馈提高养老服务供给的精准性。而平台发挥作用还要依赖社区、社会组织、家庭和专业人员的共同支持。

综上，现有研究构成了本文的递进式问题基础：老年流动人口研究揭示了迁移后的融入困境，社会资本相关研究解释了关系资源缘何重要，数字融入研究说明技术使用如何影响社会关系，智慧养老研究则提供了平台化服务场景。然而，既有成果仍存在三点不足：一是较多讨论社会资本对融入的影响，较少解释迁移后社会资本如何重新生成；二是数字融入研究多以一般老年人为对象，对兼具年龄弱势、迁移弱势和数字弱势的老年流动人口关注不足；三是智慧养老研究多重视服务供给效率和治理协同，较少

将平台机制与社区融入和关系重建系统连接起来。

基于此, 本文将智慧养老平台理解为连接信息、服务、关系和信任的社会技术系统。由此提出“数字社会资本”这一分析概念, 并尝试说明智慧养老平台如何通过连接、互动和信任机制, 推动老年流动人口从“形式在场”走向“实质融入”。

3. 理论框架: 数字社会资本

本文将“数字社会资本”界定为: 老年流动人口在智慧养老平台及其关联数字场景中, 通过信息连接、互动参与和信任积累所形成的可调用社会资源网络。这一概念并非替代传统社会资本, 而是强调数字平台改变了社会资本的生成媒介、互动形式和资源转化路径。

数字社会资本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第一是连接资本, 即老年流动人口通过平台接入社区服务信息、公共资源、熟人关系和潜在弱关系的能力; 第二是互动资本, 即在服务使用、活动参与、线上沟通和反馈评价中形成的持续交往机会; 第三是信任资本, 即在标准化服务、平台规则、多主体协同和持续互动中逐渐生成的制度信任与关系信任。

在本文框架中, 智慧养老平台并非自动创造社会资本, 而是提供社会资本重构的条件。只有当平台连接能够被老年人理解和使用, 当线上互动能够与线下服务和社区活动衔接, 当制度信任能够通过持续服务转化为关系信任时, 数字社会资本才可能真正作用于社区融入。因此, 本文采取“技术条件-关系过程-融入结果”的分析路径, 避免将数字平台理解为单向度的赋能工具。

据此, 本文构建如下逻辑链条: 智慧养老平台首先通过信息整合和资源链接提供连接入口; 其次通过线上线下互动促进弱关系网络形成; 再次通过制度化服务和持续交往生成信任; 最终通过社会参与、服务可及和归属感提升促进社区融入。该框架同时保留反思空间: 数字鸿沟、平台依赖和结构性不平等可能阻断或扭曲这一过程。

4. 老年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困境

老年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并非单纯的生活适应问题, 而是迁移过程中的关系重组、资源获得、公共参与和数字接入等多重困难交织形成的复合性困境。

4.1. 关系网络断裂与本地支持生成不足

老年流动人口进入迁入地社区后, 首先面对的是关系网络断裂与本地支持不足。《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2], 2020 年中国老年流动人口中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分别占 78.7%与 21.3%。万思齐、伍小兰^[16]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千分之一微观数据库的研究发现, 老年人口流动具有明显的家庭化特征, 其中照料孙子女占 24.01%, 随迁投亲占 15.62%。大量老年人口脱离原有乡村熟人社会, 日常互助、情感陪伴与信息传递系统因地理空间的割裂而大幅弱化, 其日常生活退守至家庭内部。

在迁入地, 社区层面的支持网络亦无法及时接续。巩礼园等^[17]依托课题组在南京市 6 个区、46 个社区开展的“流动老年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主题问卷调查显示, 高达 73.9%的受访者无法获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 约 68.8%的流动老人从未使用过法律援助室服务。作为流动人口流入较为集中的典型大城市, 南京的这一调查结果对于透视全国范围内老年流动人口社区公共参与普遍不足的共性困境, 具有重要的警示与参照价值。社区正式支持系统的缺位与原有社会网络的断裂相互叠加, 使流动老年人在迁入地陷入关系孤岛。

4.2. 服务信息不对称与资源获得能力削弱

信息获取渠道的闭塞与财政资源配置的户籍区隔, 严重削弱了老年流动人口对社区公共资源的实际

获得能力。程歆然等[18]基于 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 Logit 回归模型发现, 跨省流动老人接受健康教育的概率仅为市内流动老人的 0.72 倍, 建立健康档案的概率仅 0.71 倍, 且健康教育接受率呈现显著空间聚集特征。

在制度配置层面, 巩礼园等[17]构建计量模型发现, 基本养老服务财政支出存在明显的户籍区隔, 总体资源配置公平度仅为 0.449。约 29.8% 的流动老人不清楚社区是否提供老年信息服务。大量社区资源因信息断层与制度门槛长期处于“不可及”状态。

4.3. 社区参与场景有限与身份认同滞后

参与公共生活场景的匮乏与主体性能力的薄弱, 致使老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陷入“形式在场、实质脱嵌”的固化状态。廖爱娣等[19]整合了 CMDS、CLASS、CFPS、CGSS、CHARLS 五项全国性权威调查数据进行多源交叉比对后发现, 老年流动人口的学历结构整体偏低, 小学及以下学历占比高达 50.8%, 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仅占 14.6%, 较低的教育资本与社会经济地位制约了其参与社区事务的主观能动性。

结合老年流动人口以家庭内部照料(随迁、照料孙辈)为主要流动动因的行为特征来看, 该群体被高度局限于家庭的“私人领域”之内, 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的互动极度匮乏。这种缺乏持续性公共参与的场景匮乏, 阻碍了其在迁入地建立新的社会身份和归属感, 使其在社区融入进程中始终带有浓重的“过客”心理。

4.4. 数字鸿沟与迁移弱势叠加

公共服务数字化使流动老人陷入“生理机能衰退、文化资本匮乏”与“数字服务鸿沟”双重叠加的困境。熊慧等[20]基于厦门市 283 位流动老人的实地调查发现, 仅依赖智能手机作为唯一上网设备的群体, 在获取经济救助、公益信息及生活服务等“资本提升型”网络活动的参与频率上, 显著低于电脑与手机并用的群体, 单一且劣质的硬件接入直接制约了其数字使用的深度与广度。

当社区治理日益依赖智慧养老平台、线上挂号和电子社保时, 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代际数字支持的流动老人极易遭遇“接入障碍”与“使用障碍”, 数数字化举措反而转化为阻断资源获取的技术屏障, 进一步固化了其边缘化地位。

5. 作用机制：智慧养老平台的社会资本重构路径

在数字化治理与社区养老服务转型背景下, 智慧养老平台逐渐成为连接老年人、社区与社会资源的重要中介。基于第三部分的数字社会资本框架, 本文从连接、互动、信任和社区融入结果四个层面分析其作用机制。

5.1. 连接机制：弥补迁移导致的关系断裂

老年流动人口迁入新社区后, 原有基于地缘和熟人关系形成的网络难以延续, 而新社区服务信息又往往分散在不同部门、机构和组织之中。智慧养老平台通过整合助餐、医疗、康复、照护、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等信息, 降低老年流动人口识别资源的成本, 使其能够在陌生环境中获得基本服务入口。

连接机制还具有跨空间延续关系的意义。对于随迁老人而言, 原居地亲友、同乡关系和家庭代际联系仍是重要情感支持来源。智慧养老平台及其关联数字工具可以帮助其维系原有社会关系, 同时接入迁入地社区资源, 从而形成“原有关系延续 - 新社区关系生成”的双重连接结构。

5.2. 互动机制：在陌生人社会中生成弱关系网络

连接本身并不等于社会资本, 只有连接转化为持续互动, 才可能形成可动员的关系资源。在陌生人

社会结构中，老年流动人口常常缺乏主动进入社区关系网络的信心和路径。智慧养老平台可以通过服务预约、活动报名、健康打卡、社区群组、线上问询和反馈评价等功能，降低参与门槛，创造低压力的互动场景。

这种互动往往以功能性需求为起点，例如咨询医疗服务、参加健康讲座、申请助餐服务或参与志愿活动。随着互动频率增加，功能性联系可能逐渐转化为情感性支持和弱关系网络。对于老年流动人口而言，弱关系的意义在于提供本地信息、社区认同入口和参与机会，从而弥补强关系缺失带来的支持不足。

5.3. 信任机制：从制度信任到关系信任的转化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老年流动人口能否持续使用平台和参与社区服务的关键。面对陌生社区和多元服务主体，老年流动人口首先需要的是基本安全感。智慧养老平台通过实名认证、服务流程标准化、服务评价、投诉反馈和数据留痕等制度安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确定性，形成初始的制度信任。

但制度信任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社区融入。只有当平台服务稳定可及、工作人员回应及时、社区组织能够提供线下支持，老年流动人口才可能把对平台规则的信任转化为对社区成员、服务人员和社区组织的关系信任。

5.4. 支持机制：线上线下衔接与适老化支持

智慧养老平台对老年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促进作用，并不意味着技术系统可以自动完成社会资本重构。平台机制的有效发挥仍依赖若干现实条件：一是平台界面、服务流程和信息表达需要符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降低因数字技能不足造成的接入障碍；二是线上服务入口需要与社区服务站、养老顾问、助餐点、医疗卫生机构和志愿服务组织等线下资源相衔接，避免平台服务停留在信息展示层面；三是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人员、志愿者、家庭成员以及社会工作者等多元主体，可以在需求识别、使用协助、资源转介和问题反馈中提供辅助支持。由此可见，社会工作者并非本文理论框架中的独立解释变量，而是智慧养老平台运行过程中的一种支持性力量。只有在适老化设计、线下服务承接和多元主体协同共同作用下，平台所提供的连接、互动和信任机制才可能真正转化为老年流动人口可调用的数字社会资本。

5.5. 作用结果：数字社会资本对社区融入的影响

在连接、互动和信任机制共同作用下，数字社会资本可能从三个层面促进老年流动人口社区融入。首先，在资源获取层面，平台连接提高服务信息可见性和服务资源可及性，使老年流动人口能够更快识别并使用迁入地社区资源。其次，在社会参与层面，线上信息和互动场景能够转化为线下活动参与、志愿服务参与和邻里交往。最后，在心理归属层面，持续互动和信任积累有助于缓解孤独感和边缘化体验，增强其“被社区看见”和“属于社区”的感受。

因此，智慧养老平台对社区融入的作用并非简单地表现为服务效率提高，而是表现为社会资本生成路径的重构。老年流动人口通过平台从“信息缺席者”转变为“资源可达者”，从“社区旁观者”转变为“互动参与者”，从“外来居住者”逐步转变为“社区成员”。这一过程构成本文所谓的数字社会资本重构。

6. 讨论：有限性与完善路径

智慧养老平台能够为老年流动人口提供新的连接和参与机会，但其作用并不是均等、自动和无条件发生的。首先，数字鸿沟会影响平台接入。高龄、低教育水平、低收入、身体功能受限或缺乏家庭支持的老年流动人口，往往更难掌握平台使用规则。其次，使用鸿沟会影响互动质量。即便接入平台，部分老

人也可能只停留在被动接收通知或依赖他人代办的状态，难以形成真正的自主参与。再次，收益鸿沟会影响社会资本转化。数字技能较高、既有关系资源较多者更可能把平台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而弱势老人则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

此外，平台化服务还可能产生新的依赖风险。当老人服务获得和社会连接高度依赖平台时，一旦平台规则变化、服务中断或数据壁垒出现，其关系网络可能再次脆弱化。隐私泄露、算法排斥、服务解释不足和线下替代渠道缺失，也可能削弱平台信任。数字社会资本既是赋能机制，也可能成为新的资本分化机制。因此，智慧养老平台建设应避免技术中心主义，坚持线上平台与线下窗口并行、数字服务与人工协助互补、数据治理与权益保护同步推进。

面向老年流动人口的数字赋权不能停留在“教会使用手机”层面，而应从能力、场景和制度三个层面展开。在能力层面，应通过情境化教学、同伴支持和反复练习，提升其对智慧养老平台的实际使用能力；在场景层面，应将平台服务与线下窗口、志愿者支持、社区活动和家庭支持连接起来，形成线上线下互补的支持体系；在制度层面，应推动平台设计纳入老年流动人口的特殊需求，例如异地医保信息提示、跨区域资源链接、方言或简明界面、线下替代服务和隐私保护机制。

7. 结论

本文基于已有文献重新审视老年流动人口社区融入问题，提出其核心困境并非单一社会参与不足，而是迁移后社会资本断裂与再生产受阻。为解释这一问题，本文在社会资本理论上提出“数字社会资本”概念，并构建“智慧养老平台-连接-互动-信任-社区融入”的分析框架。

研究认为，智慧养老平台通过信息整合和资源链接提供连接资本，通过线上线下互动促进互动资本，通过制度化服务和持续交往生成信任资本，进而提升老年流动人口的服务可及性、社会参与度和社区归属感。由此，智慧养老平台的意义不只在提高养老服务效率，更在于为迁移情境中的社会资本重构提供新的平台化路径。同时，本文也指出，数字技术并非天然具有赋能效应。数字鸿沟、平台依赖、服务可理解性不足和结构性不平等，都可能阻碍数字社会资本的生成，甚至带来新的社会排斥。因此，智慧养老平台建设应避免技术中心主义，重视线下支持、专业介入和制度保障。

未来研究可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资料或案例数据检验数字社会资本的构成维度和作用路径，并比较不同类型老年流动人口在平台使用、社会资本重构和社区融入过程中的差异。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 [2]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 [3] 李雨潼.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学刊, 2022, 44(1): 99-112.
- [4] 陈圣光, 商思懿, 祁玲霞, 等.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外流动老年人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J]. 中国全科医学, 2024, 27(30): 3803-3810.
- [5]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G.,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241-258.
- [6] Putnam, R.D., Leonardi, R. and Nanetti, R.Y.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7.
- [7] Ellison, N.B., Steinfield, C. and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1143-1168.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2007.00367.x>
- [8] Choi, N.G. and DiNitto, D.M. (2013) Internet Use among Older Adults: Association with Health Need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15, e97. <https://doi.org/10.2196/jmir.2333>

-
- [9] Barbosa Neves, B., Fonseca, J.R.S., Amaro, F. and Pasqualotti, A. (2018) Social Capital and Internet Use in an Age-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th a Focus on Later Life. *PLOS ONE*, **13**, e019211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2119>
- [10] Grotto, G. and Buja, A. (2025) Association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Use and Social Capital among Older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Digital Health*, **11**.
- [11] 杜鹏, 汪斌.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J]. 人口研究, 2020, 44(4): 3-17.
- [12] 姜山, 蒋潮鑫, 任强. 数字融入、社会资本与老年心理健康——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J]. 治理研究, 2022, 38(5): 25-34+125.
- [13] 刘涛, 高会智, 王怡然. 互联网使用行为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及社会关系的中介作用[J]. 人口研究, 2025, 49(2): 81-98.
- [14] Jing, R., Jin, G., Guo, Y., Zhang, Y. and Li, L. (2023)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nstant and New Internet Us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 The Role of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38**, Article 107480. <https://doi.org/10.1016/j.chb.2022.107480>
- [15] 高鹏, 杨翠迎. 智慧养老的精准化供给逻辑与实践: 来自上海市的调研[J]. 经济体制改革, 202(5): 187-193.
- [16] 万思齐, 伍小兰.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与政策启示[J]. 老龄科学研究, 2026, 14(4): 53-63.
- [17] 巩礼园, 杨琪. 流动老年人口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 48(4): 516-523.
- [18] 程歆然, 王一诺, 王若佳, 等. 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及空间特征分析[J].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25, 39(12): 1-5.
- [19] 廖爱娣, 李晴晴. 中国流动老人与户籍老人的健康状况比较——基于多源数据的分析[J].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1(2): 48-59+161.
- [20] 熊慧, 郭倩. 隐形的数字鸿沟: 物质接入对流动老人互联网使用的影响[J].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25(1): 200-212.